



罗 荣 桓

在东北解放战争中

杨 国 庆 白 刃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

杨国庆 白刃

解放军出版社



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

杨国庆 白 刃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京辉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166千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85·124 定价：1.95元



一九四六年初，罗荣桓在安东（今丹东）。



一九四八年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左一）和司令员林彪（右二）、参谋长刘亚楼（左二）在锦州前线指挥作战。



一九四九年一月，罗荣桓（右）与林彪（中）、聂荣臻（左）在部署平津战役。



一九四九年九月，罗荣桓在北平和参加第一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第四野战军全体代表合影。一排左起：李天佑、钟赤兵、罗荣桓、张轸；二排左起：苏静、韩先楚、丁志辉、刘梅村；三排左起：黄达宣、胡奇才、曾泽生、刘白羽。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罗荣桓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左起：朱德、罗荣桓、陈毅、刘伯承、贺龙。



一九四八年，
罗荣桓及夫人林月
琴在东北。



一九四八年八
月一日，罗荣桓在
哈尔滨召开的第六
次全国劳动大会上
致词。

目 录

第一章	渡海北征·····	(1)
	内战危机·····	(1)
	调兵遣将·····	(6)
	战斗情谊·····	(23)
	在海上·····	(27)
第二章	艰难创业·····	(33)
	到达沈阳·····	(33)
	山海关之战·····	(41)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53)
	心在前线·····	(63)
	撤退·····	(72)
第三章	转折·····	(77)
	《七七决议》·····	(78)
	到莫斯科治病·····	(90)
	立即投入战斗·····	(94)
第四章	战争胜利的重要组织者·····	(108)
	诉苦运动和土改教育·····	(109)
	人力物力是胜利的重要保证·····	(118)
	政治工作会议与新式整军运动·····	(128)
	加强党的建设和增强组织纪律性·····	(136)
	后方工作的两件事·····	(144)

DR 10/12/17

第五章	“战锦方为大问题”	(151)
	围困长春	(152)
	南下作战	(155)
	中流砥柱	(164)
	锦州城下	(171)
	军令加严	(185)
	辽西鏖战	(189)
第六章	将革命进行到底	(201)
	大军进关	(202)
	先礼后兵，天津解放	(215)
	参加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	(218)
	在北平	(231)
	四野高级干部会议	(239)
	病榻丹心	(246)
后 记		(253)

第 一 章

渡 海 北 征

山东省黄县的一个小小港口——龙口，从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起，突然变成一个热闹非凡的码头，汽艇、帆船、渔舟，云集在龙口湾内，穿梭般来往，汽笛鸣叫，人喊马嘶。一批批山东八路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从鲁中、滨海、胶东各区集中在这里及附近蓬莱县的栾家口，日夜轻装登船，取道海路奔赴东北。

十一月初的一天早晨，六只小汽船驶出龙口湾，向茫茫大海开去。船上的乘客是原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现已调往东北开辟工作的罗荣桓及其轻便指挥机关的一些干部和少数警卫部队。启航的时候，海上还风平浪静，不久，便风起东北，风浪相激，船身摇晃的幅度也愈来愈大。指挥船上，许多同志原来站在甲板上欣赏海上风光，这时都躲进舱里避风，罗荣桓却仍然站在那里，手扶栏杆，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北望辽东半岛方向，陷入沉思……

内 战 危 机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

军的时候，罗荣桓原为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后任政治委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罗荣桓与代师长陈光率师机关和第六八六团组成的东进支队从晋西出发，于一九三九年三月进入山东。一一五师进入山东以前，一九三七年底，在我党山东省委（书记黎玉）领导下，山东人民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经过一年多的发展，起义武装编成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随后，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逐渐扩大发展为八万余人的武装。一九四三年三月，中央军委决定罗荣桓为山东军区^①司令员兼政委、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黎玉为山东军区副政委。八月，罗荣桓任中央山东分局书记。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罗荣桓和许多从雪山草地走过来的战友们，同山东原有的我党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浴血苦战，艰苦奋斗，使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展为二千四百万人口的解放区。山东八路军对日作战二万六千余次，歼灭日伪军五十一万余人，缴获各种炮九百五十五门，轻重机枪一千余挺，步骑枪三十余万支；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已有二十七万正规军和游击队。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的消息，象一声春雷，响彻祖国大地。罗荣桓所在的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从高山到平原，从湖区到海滨，泰山脚下，黄河两岸，到处都是锣鼓喧天，鞭炮轰鸣，一派欢天喜地的景象。经过八年抗战，历尽千辛万苦的八路军山东军区各部队指战员，更是说不出的高兴。有的激动得流下眼泪，有的引吭高唱军歌，有的欢蹦乱跳，高呼口号，有的拿出积攒多年的津贴费，买来红枣、花生请客祝贺，有些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在油灯下通宵畅谈，抒发豪情壮志。有个炊事员用力敲打着从井冈山背来的饭锅，倾泻抑止不住的欢

^① 当时山东军区的范围包括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北，天津以南的地区。

乐。司务长忙着分发面粉、猪肉，让大家包饺子；宣传队连夜赶排新节目，准备在庆祝大会上演出；司号员情不自禁地跃上山岗，吹起嘹亮的进军号；战士们擦亮钢枪刺刀，准备随时进军敌占区，接受日伪军投降……

在东北，八月十五日上午九时，受尽苦难，辗转呻吟于日本侵华军铁蹄下十四年的我国同胞，从伪满洲国“新京放送局”的广播中，听到当天中午将有重要新闻的预告。十二时整，成千上万台老式电子管收音机和遍布各大小城镇用来播发空袭警报的扩音喇叭，播出了日本天皇裕仁颁发无条件投降诏书的消息。一霎时，北起大小兴安岭、黑龙江，东到长白山、鸭绿江，南濒渤海、黄海，西至古老的长城各口的四千万同胞，笑逐颜开，奔走相告，一片欢腾：“日本投降了！”“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再是亡国奴了！”“祖国光复万岁！”白山黑水，松嫩平原，欢声雷动，热气蒸腾。日本宣布投降是在八月十五日，其实，在苏联八月九日对日宣战后，百万关东军竟不堪一击，梦想负隅顽抗的老巢——号称“第二国土”的伪满洲帝国，就开始土崩瓦解。到八月十九日，东北全境即宣告解放。但是，在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庆祝祖国光复的同时，几乎在东北的所有地区，特别是在苏联红军没有驻军的地方，一些伪满时代的汉奸官吏、警宪、特务、地痞、流氓，也都摇身一变，成立了所谓“治安维持会”、“敌伪财产清理委员会”、“光复自治会”等具有千奇百怪名称的组织。有些人又成为换汤不换药的“公安局”、“保安队”的头目，或者居然成为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大批伪满军队，也忽然变成了隶属于国民党政府的“光复军”、“先遣军”、“挺进军”。这些重新泛起的社会沉渣，依然骑在人民头上，作

威作福，为非作歹。

此时，嘉陵江畔的“陪都”重庆，人们也同样沉浸在胜利的欢呼声和和平的美梦中。然而，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那些达官显贵、军政要员，他们对抗战胜利的喜悦，其内涵，却与广大人民群众大不相同。他们面对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无不怦然心动：功名利禄，黄金白银，美人醇酒，正等待着他们。一些躲在大后方“等”胜利的暂时失势的大小土皇帝，也都个个摩拳擦掌，心痒难耐，准备大捞一把。一群杂七杂八人物凑成的所谓“留渝东北军政人员”，更是喜上眉梢：地盘即将到手，加官进爵有日，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不久，这些麇集在峨嵋山下的东北地区“有功之臣”，果然被空运到长春、沈阳……）。

这一切，这个庞大反动集团的全部愿望，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都在蒋介石下达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命令、下达给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命令和下达给伪军及国民党军的嫡系部队的命令中，得到了最露骨的体现。

蒋介石下达给朱德的命令是：“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应接受各该区司令长官之管辖；……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

下达给冈村宁次的命令是：“贵官及所属在中国本部（东三省除外）、台湾（含澎湖列岛）、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之日本陆海空军，应从本日上午九时起，完全受本总司令之节制指挥……”

下达给伪军的命令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或接受任何部队改编。”

下达给他的嫡系部队的命令则是：“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

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需要稍加解释的是，在下达给冈村宁次的命令中的所谓“东三省除外”，乃是因为这时苏军已经完全解放了东北，蒋介石鞭长莫及，而且按照雅尔塔协定和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刚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于东北的日伪军，他无权、也无须多说什么。他的几十万装备精良的美械化、半美械化军队，不是已经或即将从陆地、海上、空中运往东北吗？其次，所谓“完全受本总司令之节制指挥”云云，其矛头所向，尽人皆知，与其说是针对冈村宁次及其所属，勿宁说是针对坚持敌后浴血抗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包括在东北、在热辽地区苦战十四年的东北抗日联军。蒋介石的意思是说，所有的日伪军，都切勿向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缴械，要保住地盘，保存实力，把所有的土地和军队均交给我。

蒋介石本来就惯于玩弄两面手法，此时又故伎重演，一方面垄断对日伪军受降的权利，加紧向解放区运兵，准备发动内战；一方面，又向中共中央连发三电，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也为了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去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一行到达重庆。

在重庆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蒋介石九月十八日在电台广播中却大谈其接收东北的三大方针：“刷新政治，发展经济，重建文化”，说什么：“最近将来，我们的行政人员及我国的军队，就要来到东北，与我们隔绝了十四年之久的亲爱同胞握手言欢！”

同时，蒋介石又下令重印他在十年内战“围剿”红军时编成的《剿匪手本》，发给蒋军军官，密令他们“遵照中正新订《剿匪手本》，督励部队，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

蒋介石接收东北，也采用了两手，一手是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要苏联把东北全境交给他实行“行政接收”；一手是在美国支持下紧急运兵到东北，实行“军事接收”。八月三十日，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并公布划分原东三省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和哈尔滨、大连两市，任命了九省主席和两市市长。这是“行政接收”的官员。十月十八日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这是“军事接收”的主帅。随后不久，杜聿明便亲自指挥由秦皇岛登陆的蒋军十三军石觉部、五十二军赵公武部共七万人，向我军从日本关东军手里夺回的山海关，发动大举进攻，炮声隆隆，弹雨横飞，揭开了东北内战的序幕。

以中国人民为一方，以蒋介石为一方的对东北的争夺开始了。这时，罗荣桓正在海上。

调 兵 遣 将

面对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挑动内战的阴谋，党中央确定了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吓，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方针。中央向全党全军和解放区人民指出：一方面要尽量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对于蒋介石发动全国内战的反革命计划要有充分的准备，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针

锋相对，寸土必争”，“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从蒋介石妄想独吞胜利果实，下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起，中共中央就迅速研究了对策，采取一系列措施：八月十日，朱德总司令发布了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规定各解放区任何抗日部队均得向其附近的一切日伪军及伪政权送出通牒，限期令他们缴械投降；十日、十一日，又连续发布了七道命令，命令各解放区部队积极进军，包括命令晋察冀解放区、冀热辽解放区的我军，向内蒙和东北进军；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部迅速向辽宁进军；命令著名的东北抗日将领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各率所部迅速进军东北。此外，党中央还决定派林枫率千名干部先行奔赴东北开辟地方工作。

罗荣桓衷心拥护中央的英明决策。毛泽东主席八月九日的声明《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他已经反复读过许多遍了。声明特别指出：“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从中央通报及各情报来源、新闻机关传出的消息中证实：蒋介石不仅下了向解放区进攻的命令，而且早已付诸行动，形成了在全国范围内与广大人民争夺胜利果实的严重局面。罗荣桓怀着满腔愤怒注视形势的发展，冷静沉着地处置各种情况，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

八月十一日，正是三伏天，太阳刚露头，就觉得暑气迫人。山东军区的许多领导干部夜里听到日本即将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都激动得无法入睡，天没亮就起床了。清晨，罗荣桓的住处热闹极了，党政军民的负责干部，来了一批又一批。有山东军区副政委黎玉，政治部主任肖华，中共山东分局秘书长舒同，战时

行政工作推行委员会主任李澄之，省议会会长马宝山，还有郭维城、杨希文、辛葭舟，以及奥地利医生罗生特等。屋里坐不下，就都在院子站着说话，互相祝贺，一片喜气洋洋，比过年还热闹。有人提醒：“开早饭了！”大家还不愿离开。直到罗荣桓当众宣读了朱总司令命令各解放区部队积极进军的电报，提议当晚召开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人们才纷纷离去。

在当晚的联席会上，罗荣桓提出：要迅速整编部队，迅速向铁路线和各大城市进军，展开大反攻，逼使日伪军缴械投降。他特别提醒大家：敌人虽然宣布投降了，还不等于放下了武器。况且，蒋介石一定会利用日伪军来对付八路军、新四军，不要以为日本一宣布投降，我们就可以顺利受降，就没有事了。决不能麻痹大意，要全力以赴，准备长期斗争。到会同志热烈发言，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对作战部署、接管城市、支援前线和后方治安等工作，作了充分讨论。

在我军展开大反攻的日子里，罗荣桓在山东指挥五路大军，向津浦、胶济和陇海路敌占区进军，以席卷之势，共解放县城四十六座，攻克六个重要港口，占领火车站三十五处，歼灭日伪军六万余人，切断了津浦、胶济、陇海三条铁路线，使山东的各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济南、徐州、连云港等城市处于解放区的包围之中。

这期间，由于日夜劳累，罗荣桓的肾病加剧了，尿血更多了。他的病情变化，妻子林月琴、随身警卫员和罗生特大夫最清楚，他们劝他多休息。可是在大反攻的关键时刻，作为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他怎么能放下千斤重担去休息呢？特别是眼皮底下的临沂，迟迟攻不下来，他心里非常着急。